

# 最后一抹绿，开往遗忘

## 一个时代的体温与背影



2026年1月23日,K952,车窗上的告别

2026年1月25日上午10时29分,K303次列车完成它作为广州始发绿皮车的最后一次使命。此后,墨绿色的身影将从这座老站的始发序列中正式隐去。钢轨上的慢与暖,最终凝结成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,化为刻在时光里的一场温柔而决绝的告别。

这几天,我常去广州站的站台,像赴一场沉默的、倒计时的约会。

冬日的黄昏,光线清冷地敷在空旷的水磨石地面上。墨绿色的车厢静卧着,斑驳的漆痕是岁月啃噬的齿印。它们不再有春运时吞吐山河的粗重喘息,只是沉默。广播报出即将消失的车次,没有鲜花与绶带,只有零星几位记者,如同在站台上,为一位共事半生的老友送行。

指尖几乎触到冰凉的车皮,身体里25年的记忆却轰然涌起温热的潮汐。这冰冷的钢铁之躯,是我记者生涯中最滚烫的现场。

我熟悉它,熟悉到骨骼记得每一次颠簸的节奏,鼻腔记得它复杂的气味图谱:煤烟、铁锈、泡面、汗水。那扇必须用全身力气才能“哐当”推上去的车窗,是连接两个世界的闸口;硬座车厢的人造革座位,被无数奔波的身体磨出包浆般的光泽,浸透着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湿度与温度。

它不是一个机器,而是一个庞大而缓慢的肺,在固定的节拍里完成周期性的吐纳。它的“慢”,是一种

充满人情味的物理尺度。让山里的果农能摇摇晃晃把几筐鲜货担到县城,换回孩子一年的书本费;让第一次远行的少年,有足够的旅途中消化离乡的胆怯。它的车厢,是流动的、赤裸的中国社会切面。

在这里,时间以另一种单位流逝——是站与站之间逐渐变化的方言,是一包瓜子在整节车厢里传递的距离。它允许告别足够漫长,让泪水被风真正吹干;也允许期盼慢慢升温,让笑容在抵达时绽放得毫无保留。

而此刻,一道银白色的影子,如同锋利的刀片,无声地切开站台外的暮色。那是“复兴号”。它带来的风,是另一种质感——迅疾、冰凉、精确。5万公里高铁网已将地图折叠,“天涯”变成了“隔壁”。速度不仅重新雕刻山河的轮廓,也正在重塑我们关于“远方”与“抵达”的神经反应。

于是,眼前这墨绿的静默,便显出一种英雄迟暮的温柔与固执。我知道,在更深远的山脉与林莽间,仍有81对这样的“慢火车”,像古老而忠诚的钟摆,在铁路图上划出最朴素的线条。它们是这个奔跑时代刻意保留的深呼吸。高铁是射向未来的箭,“慢火车”则是系在脚踝上、连通着泥土的根须。

我的凝视因而具有了撕裂的痛感。作为记录者,我理性地知晓这是进化的必然。但作为一个将生命中最

富激情的25年都贴在这绿色车皮上的人,一种深切的虚空无法抑制地漫上心头。我告别的,何止是火车?我告别的,是一种用身体全部感官去度量国土的笨拙方式,是一个充满粗粝质感却无比鲜活的生命纪元。

站台本身,就是一部沉默的史诗。目光越过车顶,落在主楼那8个巨大的红色汉字上——统一祖国,振兴中华。自1986年国庆前夜被点亮以来,这灯光从宏伟的政治宣言,逐渐融化为一座城市最温暖的灯塔,一个关于“到达”与“出发”的永恒坐标。

脚下这座始建于1974年的站房,其诞生就是一个时尚事件。岭南园林被引入室内,金鱼池、小桥点缀其间,那时曾是全市唯一的电动扶梯,吸引全城百姓前来参观。它不仅是枢纽,更是那个年代人们对“现代化”最骄傲的想象。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在这里压缩、沉淀。

远处传来汽笛声。是电笛,比记忆中的蒸汽笛声短促,但在空旷的站台上,依然拉出了一道悠长而苍凉的回音。墨绿色的长龙缓缓启动,加速,最终携带着一整段旧时光的全部重量,义无反顾地投向都市边缘那片璀璨的灯海。像一粒沉入时间深海的古币,光影摇曳间,再无踪迹可循。

站台空了。一种被高效规划过的、光滑的寂静迅速填满每一寸空间。太静了,静得让我耳朵里响起顽

固的耳鸣——那是25年累积的、所有声音的化石。

我明白,我职业生命的“春运”篇章,随着这抹绿色的消逝,写下了最后一个句点。未来的迁徙将在恒温的静谧中以分秒计算。绿皮车厢里那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气,会在锃亮平稳的新车厢里被稀释成什么样?我不知道。

我只知道,我的背包里装满了那些绿色的记忆碎片:一张紧贴车窗的侧脸;一双掏出煮鸡蛋的皲裂的手;一声在陌生哄慰中渐渐止息的啼哭……这些,是我与这个狂奔时代签订的一份关于“慢”与“弱”的私人备忘录。

转身走向通道的刹那,我忽然感到一阵失重。仿佛那个曾挤在连接处迎着风记录的年轻的我,那个背影终于追上了那列远去的火车,一同消失在地平线下,成为了被告别的一部分。

而我,留在这里。留在这一列名为“当下”的、疾驰的列车里。

手中这沉甸甸的书稿与记忆,是我能为那段绿色年华举行的最后一场仪式。纸页沙沙,是告别时刻永恒的风声,也是一个时代在驶向未来时,留给过去的、深情的回响。

广州站的故事将在高铁的喧闹中翻开新页,但那抹绿皮车承载过的、一个国家的体温与背影,将永远定格在此,成为我们之所以为“我们”的、深情的路基。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



2020年春运,广州站前,年轻父母把孩子高高举起,在返乡的间隙享受片刻嬉闹



2019年春运,车厢,福字,回家真好



2012年春运,绿皮火车,列车长与孩童的笑容



2009年春运,绿皮火车,屏幕微光,同路人的温情



2000年春运,绿皮火车,倒挂的腿,钻窗的人



2001年春运,绿皮火车,窗缝里的眼,归乡的光



2001年春运,广州站前,购票的人群紧紧相抵,在拥挤里盼一张回家的票